

# 非正规性视角下市井空间美学表达研究

张超杰 周晓璇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0

**【摘要】**：在现代城市理性规划与标准化空间建设的发展背景下，规整化空间形态成为城市营建主流模式，而根植于市民日常生活、自发形成的市井空间逐渐遭到忽视。本文以非正规性理论为支撑，选取桂林市福隆园为研究对象，从物质、空间、时间三个方面，解析市井空间非正规视觉形态特征。从空间活态性、内生秩序与场所归属感维度探析其独特市井美学价值，探索适配城市更新的市井风貌保护与适度设计的介入路径。研究表明，市井空间非正规秩序是本土生活智慧的物质载体，具备重要的文化传承价值与现实更新借鉴意义。

**【关键词】**：非正规性；市井空间；美学表达；城市更新

DOI:10.12417/3041-0630.26.08.082

## 引言

在现代城市理性的规划语境下，标准化的空间秩序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在城市的缝隙中却夹藏着一种极具生命力的自发秩序——市井空间。它并非被动存在，而是市民群体通过非正规性手段，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对物理环境进行持续修正与重塑的结果。长期以来，市井空间中杂乱的面貌常被贴上城市瑕疵的标签，面临着被抹除的结局。但在设计学视角下，这些非正规要素实质上是生活行为对空间环境的日常浸润，隐匿着一种源于真实生存智慧的原生美学。

当前城市更新正由宏大叙事转向微观重构，若抹除这些生活痕迹，将导致城市肌理的断裂。雅各布斯曾指出，正是那些看似杂乱的日常街道生活，构成了城市活力的真正来源<sup>[1]</sup>。故本文以非正规性视角发掘市井空间中的独特美学，通过系统分析这些标准化设计之外的视觉逻辑，试图为城市更新提供一种具包容性的审美范式，助力深化非正规体系在城市发展中的民生价值与现实意义。

## 1 理论视角

### 1.1 非正规性理论的内涵

非正规性这一概念早期是在经济学领域被提出的，用以界定游离于官方承认或规范之外的经济行为。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入，该词被引入城市研究领域，出现了非正规城市、非正规聚落、非正规人群等一系列专业术语。在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城市非正规现象极为普遍，同时也是全球南方城市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sup>[2]</sup>。相较于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规划，这种非正规性是一种具有高度自发性、灵活性与韧性的运作模式。

从表现构成来看，城市非正规性主要由非正规聚落与非正

规经济共同驱动。前者是非正规性的重要实体表现形式，涵盖了非正规住房、非正规人群、非正规公共空间等，后者聚焦于保障体系之外的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商业等，如家庭手工作坊、地摊经济，这不仅为非正规人群搭建谋生平台，同时为非正规聚落提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是非正规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1.2 市井的含义

最早于春秋时期便出现了“市井”一词，《国语·齐语》中记载道“处商，就市井”。早期的井田制度是将田地划分为“井”字形，中央为公田，四周为私田，水井位于公田与私田的交汇处<sup>[3]</sup>，古人围井而居、取水必聚，自然形成了人们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也就是最早的商业空间形态。传统的市井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被挤压至非正式的边缘地带，多存在于老旧小区、城中村等尚未被彻底正规化的商业边缘区，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特征。市井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市民、市井文化和市井空间，市井文化由市民产生所形成的共同体意识，再通过市井空间承载体现。

### 1.3 非正规性与市井空间的内在契合

非正规性与市井空间的契合关系，可见于二者的物质表现以及底层运作逻辑上的高度一致。在物质表现方面，市井空间正是城市非正规性所涵盖的实体载体之一，呈现出非标准化、灵活化的特征，空间中那些杂糅、流动的形态，以及物质层面的每一处痕迹都是非正规行为的表现。在底层运作逻辑方面，市井文化依赖于市民通过日常互动形成的共同体意识，体现为对物理环境自下而上的动态占有，而非正规性则强调自发、灵活且具有韧性的社会关系，二者都倾向于建立一套非官方标准的自组织秩序。综上所述，物质层面的空间形态本质上是底层运

作者简介：张超杰（2001.4—），男，汉族，浙江宁波人，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环境空间艺术设计。

周晓璇（2001.5—），女，汉族，山东聊城人，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环境空间艺术设计。

作逻辑的具象表现，这为后续研究其具体的美学要素奠定了逻辑前提。

## 2 市井空间中非正规视觉元素的解构

市井空间的非正规视觉呈现是源于市民日常生活实践的表达。为了更系统地发掘隐藏在杂乱表象下的原生美学，本文选取桂林市福隆园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物质、空间以及时间三个维度对市井空间中的非正规元素进行深入剖析。

### 2.1 物质要素的拼贴与叠合

高度密集的物质拼贴所形成的视觉特征，是市井空间中最直观的非正规要素。不同于标准化商业空间中的统一设计，市井界面是由多代居民为满足不同阶段的生存需要，通过自发营建而不断覆盖、重叠形成的。福隆园沿街界面的构件呈现出极高的物质拼合感，建筑垂直面上的招牌、灯箱、空调外机与自制的遮雨设施等交织在一起，当不同材质的肌理发生碰撞、不同形态的轮廓产生呼应时，呈现出了一种具有生活气息的拼贴美学。

这种拼贴是市民根据生存与经营需求对原有建筑功能缺失的补充。以应对桂林湿热多雨的气候，居民自发采用材质各异、倾角不一的伸缩雨篷；商户为吸引人们的视线，根据经营死角自发调整招牌的尺寸与颜色，呈现出层叠错落的节奏。这虽打破了立面的规整性，却营造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视觉张力。

### 2.2 空间界面的模糊与延展

在现代城市规划中，空间多以规整清晰的边界划分空间功能区，而市井空间的非正规性恰恰体现在对标准化界面的打破。在福隆园的观察中发现，私有经营空间与公共街道之间的界限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向外渗透的带状形态。商铺的营业活动往往随着客流高峰，通过外摆摊位、货架陈列以及临时座椅自发地向街道延伸，使街道的性质从单纯的通行空间变为具有高度包容性的社交场域。

此外，市井界面功能的动态延展诱发了功能空间之间的相互渗透与重叠，使空间介于公共与私人、室内与室外、经营与生活之间。诺伯格-舒尔茨曾指出，场所的特质在于其能够为人的存在提供一个具有方向感与认同感的立足点<sup>[4]</sup>，而福隆园中这种空间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恰恰赋予了场所丰富的意义层次，塑造了市井空间独特的烟火气。

### 2.3 时间维度的痕迹与层积

非正规性所带来的更新模式往往是碎片化的、渐进式的，这种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日常浸润，在同一物理空间中留下了不同时期的生长痕迹，形成了一种活态的物质记忆，视觉上

呈现出一种长周期累积的历史包浆，其中包含着对时间流逝与物质损耗的接纳。在福隆园的墙面与地面肌理中，可以清晰地识别出不同时期的生活印记：褪色的旧招牌与亮色的新广告并存，破损修补后的水泥地面呈现出不规则的补丁形状，常年烟火浸润下建筑表皮产生的斑驳质感。

这些痕迹并非视觉污点，而是居民与空间博弈互动的记录，使得市井界面具有了可读的叙事性。吴良镛教授在有机更新理论中强调，城市更新应顺应城市肌理，注重保护历史文脉<sup>[5]</sup>，而福隆园时间痕迹所承载的正是这种不可复制的肌理价值，在快速变迁的环境中，正是这些带有瑕疵的、非正规的遗迹为人们提供了归属感。

## 3 非正规性视角下市井美学的价值评估

### 3.1 活态特质：真实的生活流露

市井空间美学的首要价值在于其活态特质，即空间形态与日常生活行为之间的高度同步性。区别于专业设计师主导的静态景观，市井空间的视觉呈现是市民活动与物质环境实时互动、动态生成的结果。福隆园的街道立面随着居民的作息规律、季节变换与商业更迭而不断演化，早晨的生鲜摊点、午间延伸至街道的餐饮桌椅、傍晚聚集的邻里闲谈，共同构成了一幅随时间流动的生活图景。

这种活态性是当代标准化城市空间普遍匮乏的特质。城市活力的本源，在于城市功能的混合多元性与街巷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人群日常活动<sup>[6]</sup>。市井空间正是这一理论的真实映照，其美学价值并不在于视觉的精致与秩序，而在于对真实生活状态的忠实呈现。

### 3.2 秩序的内生性：混乱中的自组织

市井空间的表面杂乱之下，实则隐藏着一套由市民自发形成的内生秩序。这种秩序并非来自规划者的顶层设计，而是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通过无数次个体行为的叠加、博弈与磨合逐渐形成的约定俗成。以福隆园的摊贩分布为例，各类商贩在空间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功能区分，食品类摊贩集中于人流汇聚节点，日用杂货则分布于居民楼出入口附近，这种布局并无任何官方规划的干预，却因长期实践而具备了极高的功能合理性。

从视觉层面观察，这种内生秩序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韵律感。招牌尺度的渐变、遮阳设施之间的高低错落、摊位陈列的疏密节奏，在局部呈现为无序，但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复杂而有机的视觉平衡。因此，市井空间的自组织秩序不仅具有功能上的合理性，更具备独特的审美逻辑。

### 3.3 场所认同：生活痕迹带来的归属感

市井空间美学的深层价值在于其所建构的场所认同感。真

正意义上的场所不仅具有可辨识的物质特性,更能在人与环境之间建立起方向感与认同感<sup>[4]</sup>。福隆园的街巷界面正是这一理论的现实印证,斑驳的墙体记录着居民几十年的生活印迹,特定的空间氛围唤起居民对某个生命阶段的情感连接。

这种由物质痕迹积淀而成的场所认同,是标准化城市更新难以复制的核心价值。当城市更新以统一材质、整齐界面取代原有的杂糅肌理时,空间的物质连续性遭到切断,居民与场所之间的情感纽带随之瓦解,归属感失去了赖以依附的物质载体。在这一意义上,市井空间中那些不完美的非正规痕迹,恰恰是场所精神得以延续的核心要素,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与情感价值。

## 4 对市井美学保留与更新的思考

### 4.1 尊重生活痕迹的审美立场

在城市更新的实践语境中,首先需要确立一种尊重生活痕迹的审美立场,将市井空间的非正规视觉元素视为具有价值的设计资源而非需要被清除的城市问题。这一立场的转变要求设计师突破以整洁、统一、标准化为导向的主流审美惯性,转而关注空间中生活行为所留下的真实印记。

具体而言,这种审美立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保留具有时间记忆价值的物质层积,如历经岁月侵蚀的建筑表皮肌理、不同时期叠加形成的立面构件等,使其成为空间叙事的组成部分;其二,允许并适度引导空间界面的模糊性与弹性,保留私人空间向公共街道渗透的张力,维护街道空间的社交包容性;其三,对于商业形态的更新,应充分考量原有经营主体的生存逻辑,避免以业态升级为名将非正规的市井经济从城市核心地带中驱逐。

### 4.2 以繁制繁为引导性的设计干预原则

城中村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为审美重构奠定

了基础<sup>[6]</sup>。本文尝试用以繁制繁的设计思路来面对市井空间的保留与更新。所谓以繁制繁,并非对现有杂乱面貌的简单堆砌,而是以理解并尊重非正规秩序的内在逻辑为前提,通过有意识的设计语言回应市井空间的复杂性,在保留其活态特质的同时,对潜在的安全隐患与功能短板加以干预。

以繁制繁的设计干预可体现为以下路径:第一,色彩与材质策略上,新引入的设计元素应与既有的拼贴肌理形成对话关系,而非以统一底色将其覆盖;第二,在空间弹性设计上,通过可移动的公共设施、灵活的地面铺装划分,为自发的空间占用行为留出合理余地,以设计手段包容非正规使用;第三,在界面改造中,应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量保留原有构件的视觉层次,采用渐进式的干预。

上述策略的核心在于,承认市井空间中非正规视觉秩序的审美正当性,并将设计师的角色从规范者转变为引导者。设计干预的目的不在于消除非正规性,而在于为其提供更安全、更具尊严的表达空间,使市井美学在城市更新的浪潮中得以延续。

## 5 结语

本文以非正规性为核心视角,以桂林市福隆园为研究对象,从物质拼贴、空间延展与时间层积三个维度系统解构了市井空间中的非正规视觉元素,并从活态特质、内生秩序与场所认同三个层面对其美学价值作出评估,最终提出了尊重生活痕迹的审美立场和以繁制繁的设计干预原则。在当前城市更新由大规模改造向精细化微更新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将非正规性视角纳入设计审美体系,不仅有助于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城市美学范式,更是对城市底层民众生存尊严与日常文化的一种设计学回应。

## 参考文献:

- [1]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金衡山,刘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02.
- [2] 黄颖敏,黄耿志,薛德升,等.城市非正规性视角下东莞“三旧”改造的尺度政治:过程、机制与治理启示[J].自然资源学报,2025,40(06):1489-1503.
- [3] 陈柯牟,熊瑛.空间叙事学视角下的市井空间研究——以成都鹤鸣茶社为例[J].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2024,(09):58-60.
- [4] 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施植明,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 [5] 吴良镛.从“有机更新”走向新的“有机秩序”——北京旧城居住区整治途径(二)[J].建筑学报,1991,(02):7-13.
- [6] 王仲伟,郭谦.“解构-重构”美学语境下风貌杂乱旧村的营造策略研究[J].南方建筑,2020,(03):108-113.
- [7] 郭云娇,范凌婧,杨恬甜.从居民舒适物到旅游吸引物:主客共享视角下的市井场景体验与空间文化意义研究[J/OL].地理研究,1-15 [2026-05-16].